

消失的“双抢”

也许是因为二伏、三伏都挤在这个月的缘故，乙巳年的八月，比往年要更热一些，正如民谚所说，“二伏三伏，上蒸下煮”。偶尔应乡间朋友所邀，驾车行走乡间，在这个本是农事大忙的时段，却极少看到“田夫抛秧田妇接，小儿拔秧大儿插”的“双抢”景象，也没有听到来自农村的亲戚、同事或朋友请假回家帮忙“双抢”的。代替割谷和插秧人群的，是穿梭田间地头、轰鸣往返的收割机和插秧机。

“双抢”并不是农历上的某个节气，它只是农耕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符号、农事活动中一面催征的战鼓——从小暑到立秋前，要在这个时间里把成熟了的早稻收割回来，再把青嫩的晚稻秧苗插进水田里。错过这个时节，那就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”，晚稻定会颗粒无收。而这一时节，恰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，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，那种辛劳程度是今天坐在空调房里的年轻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。“双抢”这一农事活动承载了传统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，而它的消失，也见证了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。

伫立田间地头，看见收割机驶过，金黄的稻穗被卷入滚筒，被粉碎的稻叶从机身尾部泻出，飘落在稻田里，像给田地里系上

了一条条毛茸茸的金腰带；插秧机如同绿色画笔掠过水田，青翠的秧苗被栽植器的机械爪精准、垂直地插入松软的泥土里，深浅均匀、株距整齐，转眼间，水田里便铺展开一行行笔直翠绿的秧行，描绘出农作的画卷。目睹此情此景，过去被汗水湿透的记忆又如同起伏稻浪泛起涟漪。

我的“双抢”记忆，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读初中的时候。那时候每年都会去当时的前峰大队搞“双抢”。天还没亮，便会裹着夜色急急而去，来到田边，在老农的指点下，我们学着农民的样子弯下腰来，笨拙地握住镰刀，刀锋摸索着稻秆的位置，一手握住一把稻谷，一手拿稳镰刀，用力割下一束束稻谷。这时候的稻芒像无数个细小的针尖，密密地刺进手臂，又痛又痒；汗水如同雨水一般，一串串流淌下来，被浸透的衣衫紧紧地贴在身上，黏腻沉重，如同湿泥裹身。不久，手心便磨出了水泡，水泡很快又被磨破，渗出血水。握镰刀那只手上的水泡和结成的茧子，便是我“双抢”的印记。

要将抢收和抢插做个比较的话，我觉得插秧更为辛苦。因为抢插晚稻，既是人与时间的一场赛跑，更是与炎炎酷热、嗜血蚂蝗的无声对弈。站在水田里，阳光毫不

吝啬地抛洒着灼热，熔金化雪似地流泻而下，仿佛在炙干大地的任何一丝清凉。整个田野被烘成一座蒸笼，汗水如雨注般额头滚落滴入水田。与此同时，水田里的蚂蝗已嗅到生灵的气息，悄然附身。初时不过感觉腿上一点微凉，待低头看去，它滑腻黝黑的身躯已牢牢粘附在小腿之上，贪婪地吸吮着我们的血液。一只两只蚂蝗并不可怕，可当整个小腿上爬满了蚂蝗，则是一副极为恐怖的场景。惊惶失措的同学会丢下秧苗，走上田埂，向它猛拍，那些吸饱了血的蚂蝗如黑豆般噼啪跌入水中，给我们的皮肤留下一枚枚红肿的印章。

要说“双抢”还有一点乐趣，倒是那如镜的水田，倒映着空中的青山白云蓝天，形成视觉的广袤，让身心上的疲劳能够消失些许。收工之后的大快朵颐，也让肠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，尽管只是辣椒、茄子、豆角、南瓜和酸菜，但对饥渴难耐的我们来说，其味道绝不亚于珍馐美馔。而花椒、炒米和黄豆冲泡的大叶子瓦罐茶，则更让味蕾长留其香。

现如今，机械化、智能化已在“三农”中广泛运用，“双抢”如同镰刀割断的稻秆一般离开了岁月、离开了土地、离开了日常，消失在了农事中，但它会存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■胡剑芳

车抵琼台，我们在“云外”餐厅稍作休整，补充热水，便直奔前方200米处的索道站。乘坐可容纳3至6人的循环式索道吊厢，约10分钟便平稳抵达山顶。置身其中，窗外白云擦身，群山仿佛匍匐脚下，顿生“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”的壮阔之感。

索道出口距海拔1612米的金顶尚有陡峭的数千级台阶。环绕金顶的古建筑群被城墙围护，其墙体设计巧妙：从外看内倾，从内看外倾，令人叹服古代工匠的智慧。听说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曾连下十余道圣旨，征调三十万军民，历时多年，依山就势修建了九宫八观七十二庵堂，共约二万七千间殿宇楼阁，且严令不得破坏山体。这份“天人合一”的环保理念，穿越时空仍熠熠生辉。漫步其间，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古老与宁静，心灵倍感轻盈澄澈。

金顶之上，擎天一柱旁，人们虔诚地在焚帛炉前焚香祈福。穿过诵经堂，我们拉着软绳，攀爬近乎75度的陡峭天阶，终于登临金顶之巅。眼前金殿为明代建筑杰作，其瓦顶通体为铜铸鎏金。面对这历经风雨的古建瑰宝，静立良久，心中充满敬畏，亦感佩古人“人定胜天”的伟力。

太子坡的四大奇观引人入胜。相传，真

武大帝少年时在太子坡修炼，久不得法门，心灰意冷欲下山。行至磨针井，见老妪（传说为紫气元君化身）以铁杵磨针，问其能否成功。老妪答曰：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”真武大帝深受触动，返山潜心修炼，终得道成仙。传说其道成之时，有乌鸦引路，黑虎巡山。

通往南岩宫的古道，石板上回响着数百年的足音。过南天门，沿两棵参天古银杏旁的小径前行约200米，经脚登老虎岩，便至南岩宫。这里的宫殿融合了元明建筑风格，主殿正逢大修。我们绕至主殿后方，观赏那嵌于绝壁之上的侧殿。岩壁上镌刻的“福、寿、康、宁”四字，寄托着美好祈愿，吸引游人驻足留影。继续上行，可见绝壁外凌空伸出一尊石雕龙头香炉。旧时信众冒险敬香，坠崖者众，故今已严禁上香。遥想当年，先民如何在万仞绝壁之上运料施工、筑殿安基？张三丰在此修道，屡拒帝王征召的传说……武当山作为“天下第一仙山”道场，其神秘深邃，可见一斑。

探秘神韵武当，寻源碧水丹江。荣膺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仙山，怀抱南水北调源头——丹江口水库的万顷碧波，正以山为经，以水为纬，织就一幅疗愈身心的壮美生态画卷。

■鲁敦喜

新居东面二百米处，隔着经一路路坏旁有一汪池塘，水不多，像被村庄遗忘的一捧泪，浅浅地泊在那里，边缘早被蒿草侵占。那些蒿草是野生的，疯长着，叶片带着锯齿，茎秆直挺挺地戳向天空，到了盛夏，便攒成一片深绿的海，风过处，叶尖翻卷，露出底下藏着的潮湿与阴凉。

白日里，池塘是安静的。阳光透过蒿草的缝隙，在水面投下一条条皱纹状光斑，像撒了一把金丝，晃一晃，又被草影吞没。偶尔有蜻蜓飞越，薄得透明的双翼掠过水面，荡开一圈圈涟漪，转瞬间又归于平静。只有到了傍晚，暑气稍稍退去，这里才真正生动起来。

先是一只蟋蟀起头，“瞿瞿”两声，像在试探。接着，另一只在草丛深处应和，调子略高些，带着点清亮。然后是蛙鸣，“呱呱”几声，沉厚如大鼓，一下子把整个池塘的热闹烘托了起来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虫鸣与蛙鼓悄然织成了一张网，从蒿草丛里

抛洒出来，越过路坏，穿过稀疏的树影，一路流淌到我的窗前。

天热，我总爱在睡觉前推开窗户。晚风带着池塘的凉爽涌进来，混着蒿草与泥土的腥甜，无不令人惬意。虫声是纤细圆润的，像撒在绸缎上的大小玉珠，滚动着，碰撞着，每一声都脆生生的；蛙鼓则是厚重的，一下一下，敲在空气里，连窗台上的绿萝叶都跟着轻轻颤动。它们从不争抢，各有各的节奏，蟋蟀唱得急时，蛙鼓便放得缓慢些，像怕惊扰了什么；偶尔蛙鼓歇了，虫鸣便立刻涌上来，填满所有空隙，仿佛这夜色本就该被这样的自然声音填得满满当当。

夜深时，我躺在床上，这虫鸣蛙鼓如丝滑流水般填满枕头。它不像城市里的车鸣那样尖锐，也不像空调外机那样沉闷，只是温温软软地裹着你。有时是单只虫儿在耳边低吟，像谁在说悄悄话，细听又没了章法；有时是一片合唱，浩浩荡荡的，却不喧闹，倒像是池塘在呼吸，一呼一吸间，都是

我常常在这样的声音里进入梦乡。梦里有那片蒿草，虫儿在草叶上跳，青蛙蹲在水洼边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我走过去，它们也不躲，只是继续唱，唱得月光都落了下来，铺在草叶上，像一层薄薄的霜。醒来时，枕边似乎有一片稻花香味，窗外的虫鸣还在继续，仿佛一夜未歇，只是调子轻了些，带着点困倦，像谁打了个哈欠。

有人说夏虫短视，困于时节，不懂冰的模样。可它们偏在这盛夏里活得炽烈，把短暂的生命都酿成了歌声。这池塘里的虫鸣与蛙鼓，原是大地写给夏夜的诗，不讲究格律，却字字真诚。它们陪着我，在每个燥热的夜晚，把梦浸得微凉，浸得柔软，浸得满是稻香，浸满了草木与水的清欢。

或许到了秋天，蒿草会黄，虫声会歇，池塘会结一层薄冰。但此刻，它们正唱得尽兴，我且枕着这虫鸣入眠，让这盛夏的热闹，在梦里多待一会儿。

夜来叶落报秋声

■陈鸿章

昨夜微雨，我独坐窗前。雨丝斜织，将暑气洗去了三分。忽闻窗外簌簌有声，疑是雨打残叶，推窗一望，却见几片梧桐叶在风中翻飞，时而拍打窗棂，时而跌落阶前。那声音极轻，却又极分明，仿佛在向人间传递什么消息。

我向来不喜梧桐，嫌它叶子太大，落时又太响。然而今夜，这簌簌之声却格外动听。雨已停了，月光从云隙间漏下，照在阶前的落叶上。叶子尚未全枯，边缘却已蜷曲，显出几分憔悴相。我俯身拾起一片，叶脉间尚存着几分绿意，但叶尖已染上秋色，黄绿相间，倒也别致。

记得上小学时，祖母常说：“梧桐一叶落，天下尽知秋。”那时不解其意，只觉得叶子落了，扫起来便是。如今想来，这梧桐叶竟是秋的使者，专来报信的。它不似枫叶那般红得耀眼，也不像银杏那样黄得灿烂，只是默默地由绿转黄，然后悄然坠落，在夜深人静时发出细微的声响。

房后蝉鸣已不如前日响亮，偶尔几声，也显得有气无力。它们大约知道自己的时辰将尽，故而鸣声中也带着几分凄怆。蜻蜓却多了起来，在低空盘旋，翅膀在阳光下闪着微光，忽东忽西，仿佛在丈量这夏末的天空。这些小生灵对季节的变换，竟比人还要敏感。

最妙的是夜间的风。白日里仍觉闷热，一到夜深，便有凉风自西北而来，穿过树梢，摇动枝叶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这响声与夏夜虫鸣大不相同，清冷中带着几分萧索，分明是秋的脚步声。我常在此时醒来，听那风声叶响，竟再难入睡。

前日隔壁叔婆来坐，说起她家禾场边的那棵枣树。“怪事，”她说，“往年枣子要到八月半才红，今年七月里就红了一半。”我听了只笑笑，心想这梧桐叶落得早，枣子红得早，大约都是秋来得急的缘故。叔婆又说她腿上的老伤近日隐隐作痛，怕是天气要变。老人家的身子骨，竟比天气预报还要灵验。

今晨起来，阶前果然又多了几片落叶。蚂蚁们在其上匆匆爬行，搬运粮食。我蹲下细看，发现叶面上布满了细小的孔洞，想是虫豸所噬。这些虫子倒也聪明，知道叶子将枯，便抢先吃个干净。自然界中，竟无一样东西是白白浪费的。

黄昏时分，西天的云彩格外绚烂。夏日的晚霞浓烈如火，而此时的云彩却清淡了许多，像是被水洗过一般。几只归鸟匆匆掠过天空，投向远处的树林。它们的叫声也比夏日里急促了些，仿佛知道昼夜长短，要赶在天黑前回巢。

回家途中，借着月光走在水泥路上。梧桐树的影子投在墙上，随风摇曳，宛如一幅水墨画。我坐在廊下，听夜风拂过树梢的声音。那声音时而急促，时而舒缓，仿佛在诉说一个关于季节更替的故事。

夏日的绚烂固然令人留恋，但秋日的清朗亦自有其佳处。只是这夏秋之交，万物都在悄然蜕变，倒叫人平添几分惆怅。残叶报秋，原是自然常理，但每每听之，总不免心生感慨。

一片落叶轻轻敲打我的窗棂，随后飘然坠落。我忽然明白，这夜来落叶之声，不正是光阴流逝的脚步声吗？它轻轻悄悄地来，又轻轻悄悄地去，不为谁停留，也不为谁加快。我们所能做的，不过是静听这秋声，在季节的轮回中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安宁。

夏去秋来，不过是光阴流转中的一瞬罢了。